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Oct. 1997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一九九七年十月第四十二期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1

詩創作

馬 蘭	灰塵和木桶	2
胡曙光	木乃伊／箭／中秋／建木	2
紀 弦	大小論	3
關 雲	獨飲咖啡	3
夜 林	純動作	3
方 思	時間	4
羅 青	登U洲台歌	
	關於女人的比喻方式	5
路 羽	春暮／電影“迷失世界”有感	6
蕭 蕭	懷念一條河	6
苦 瓜	問	6
秦 松	事件與天空／天空與海／晝與夜	7
夕 夜	一個秋天的寫生	8
華 璋	古埃及	8
梁以平	沙漠之旅	8
遠 方	節日的……	9
藍 兮	五十絃	9
非 馬	無夢之夜／仲夏日之夢	10
周正光	魯意莎	10
雁 翼	詩論／牛年詞	11
秀 陶	寫給主的一封信／人瑞之死	18
區劍鳴	太陽的竊賊	19
陳銘華詩抄	即食夢／唯物論／錦鯉	19
劉荒田	午間，在唐人街聽蟋蟀	20
夢 如	因為血的緣故	20
臧 棟	海鷗／信鴿	21
劉大興	擠奶的女子	21
達 文	浮生三章	22
劉彩虹	血之花	22
嚴 力	對重建前緣的紀念	23
馬 非	醉酒	23
伊 沙	空難激情／中風歌	23
楊 平	第一場雪	24
陳紹新	展望	24

網絡中文詩選輯

方舟子	引言	
宋 非	預言／林中路	
梁 元	感覺／觀魚者	
百 合	塔里的女人／臨別贈言	
華	網人	
曉 拂	觀莫奈畫展／聽溫斯頓的冬進入春	
唐 郎	唐郎／螳螂	
方舟子	守夜人／如果	12-17

譯詩

秀 陶	痲弦詩英譯六首	25-26
秀 陶	保加利亞詩選	27-29
紀 弦	獄中歌·阿保里奈爾	30-31

評介

秦 松	寫詩隨話錄	31
劉 強	論非馬詩的重入輕出藝術	32-35
劉耀中	彼岸的文明與文明的彼岸—— A Prose Poem	36-38

詩訊

封底裡

編輯筆記

●中文網路刊物出現後，最近有一個值得大家注意的現象，就是由台灣文建會支持，匯集台灣《創世紀》、《笠》、《台灣詩學季刊》、《葡萄園》、《雙子星》、《晨曦》等各主要詩刊的《台灣現代詩網路聯盟》，除了在內容上企圖顧及現代詩壇的各個層面外，並已與北美的《新語絲》、《橄欖樹》、《新大陸》等刊物，以及世界各地華文創作者的個人網頁聯網；《新語絲》從九月份始即組織海外華文著名詩人的詩專輯；《橄欖樹》亦計劃於今年稍後組《新大陸》詩輯；而《新大陸》由本期的網路詩輯開始，已著重的介紹一些主要在中文網路發表作品的詩人詩作……這些刊物在英文佔絕大多數的網路上聯手出擊，一面作多姿多采的開拓性工作，另一面自然而然的整合、運動，乃是中文文學，特別是詩壇凝聚力的一個重要開始，對今後全世界的中文現代詩趨向和交流，勢必造成極大之影響。我們期待著更多中文印刷刊物加入這一新世紀的潮流。

●本期推出第一單元的“網路詩輯”，由《新語絲》主編方舟子組稿，介紹近年來在美國出現的一群華文網路詩人的作品。下期特輯是“網路詩刊《橄欖樹》”。

●本期發表秀陶的《瘧弦詩英譯六首》，其實是對華文詩刊翻譯項的一種反動。我們一向翻譯外國詩給中文讀者看，為什麼不翻譯一些中文佳作給外文讀者看呢？這一點對海外詩刊尤其重要，《新大陸》特別歡迎中詩英譯的稿件，請大家支持！

●出過這一期，《新大陸》就踏入八週年了。月有陰晴圓缺，詩刊也有悲歡離合。在海外，許多人為生活奔波，辦詩刊純然靠同仁的自願性支持，八年來有人退出，有人加入，這都不是什麼奇怪的事！在此，我們對加入者表示歡迎，對已退出者亦衷心表示我們的感謝和祝福！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秦 松 (紐約)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聖地牙哥)
楊 牧 (西雅圖)
張 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羅 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 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本銘·陳銘華
達 文·遠 方

名譽編委：

林建中 (三藩市)
何啓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陳國賢 (維州)
陳澄海 (台灣)
沈季夫 (橙縣)
鄧鉅源 (加拿大)
黃紀原 (洛杉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江漢 (三藩市)
郭 揮 (丹麥)
吳懷楚 (科州)
陳齊家 (新澤西)
余瑞森 (新西蘭)
黃奇峰 (洛杉磯)
王露秋 (洛杉磯)

通訊處：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E-mail: wtchan@ix.netcom.com
網址: <http://www.netcom.com/~wtchan>

■馬蘭

灰塵和木桶

內衣裡的灰塵，厚實，獨霸一方
忍受方方正正的寂寞
不能站穩，還有水桶以及早晚要來臨的井水

水桶陳列在屋檐下
我和母親抬著水桶走過天井，爆裂
屢見不鮮
張口的碎片再冉上鉤，很長，如蟻穴

水桶的葬儀墜落於灰塵的舞蹈
很少沉睡，可阿明還遠在天的那邊
作，古式的掙扎，身子紋絲不動
在葬禮下半明半暗

而那些面貌糊塗的灰燼
把過路的我，睡眠的我當作死人
誰說和屍體沒有愛情
撫摸，再撫摸，破開，水湧出，發彩緇的光
阿明呵，今天的日子，死去活來
阿明呵懷抱黑貓的男人
那知明燈永遠在玻璃罩裡
呵阿明懷抱鮮花的女人，美夢成真，身輕如燕

從瞎子手中買回的水桶，不能否認
在水中吃過的豆腐，鮮明清脆，一個早晨的成長
如此的迅速，我們吸墨而起，排戲，生兒育女

留下的光陰遠在身後，眉飛色舞
自來水卻無辜地不期而至
我的阿明，唱過的山歌通過牆角穿梭往來
灰塵一咬更顯生動，呼嘯而出，誰知昨夜的風扇
攪拌的床事，多麼單純、乾淨

我還住在這裡，身材散開來，等待井水重新綻放
阿明，明晃晃地
出現在現場，開碼頭，痛哭，做愛
過河的兵這賭注就這麼
下，還有水桶我的阿明在掃地出門的過程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日紐海汶

■胡曙光

木乃伊

還未出發就已經抵達
他身上落滿了
時辰之沙

箭

竹影中的靜謐。
一只透明的鳥的
驚厥。

疼痛是將箭
射向生命跟隨不上的
遠方。

中 秋

那塊發光的金屬是月亮。
腐蝕的鐵樹
殘渣閃閃

影中我那顆心
已不為我跳，因為
銀蟋蟀已偷走了
我的生命。

建 木*

獨坐屋檐下，微塵
落地，蒙蔽
已成槁木的肉體

塘影稍動，紅魚
輕吻黑暗而透
明的水波

建木高聳入雲，在岑寂
的下午，眾神由此
升入昊空

一九九七年寄自河南開封

*建木：見山海經。

■紀弦

大小論

——贈某詩人

從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你我相交已有四十年了。

當初，你以“小”事大；
何其英俊的美男子，
沒有一個女生不顛倒的。

如今，我以“大”事小；
那些Poetess都說：
還相當的性感。

一九九七年舊金山

■關雲

獨飲咖啡

香醇
如妳
靜謐的心湖
沒有波光
沒有粼粼
從表面的寂寞
仍尋出涓涓的清流
在妳心深處

一九九七年寄自台灣中和

■夜林

純動作

分行文字的寫作
充滿了至高無上的快感
現在我又坐了下來
又是一絲不苟
想把這個動作
表演得完美無缺
可突然兩只交媾的蒼蠅
飛落到紙上
慢慢地爬著
把一件好事幹得準確
暢快淋漓
又無聲無息
它們留在紙上的一串串黑跡
已把我的文字覆蓋
上帝說出的光
安靜地照著它們

“這才是純動作”
老婆對我說
“哪裡還有你那些不要命的詩歌！”

一九九六年寄自大連

一顆顆星升起，一顆顆星
 隕落，急劃過深邃的夜空
 閃耀一道火光，然後靜默
 黑沉沉的曠野，歷史正在創造
 啊，對於時間的焦慮
 冷冷的，這便是永恆

永恆！真奇怪由什麼做成
 擁擠了所有不可思議的，荒謬可笑的
 事件，而除了這些便是天大的一個虛空
 我不知什麼是這個世界，範圍於空間時間的
 一面面旗豎起，倒下，又豎起
 告示著真理。但我不曾感覺灼目的光輝
 像霧籠罩了果樹園
 像水氾濫了麥田
 朦朧壓上我的心頭，掙扎著
 我投射，投射我的聲音，我的眼神，我的血
 但，穿過每一個迴廊，未曾凝定形相

艱難的是堅定的不朽
 雖然每一個人都渴求牠
 這樣的一個下沉，下沉，陷向地獄
 自己，以及自己外的世界
 但我知道我沒有權利
 以死驚嚇任何一種花，野薔薇

金魚章，向日葵，啊，誰有權利摧殘
 這一朵一朵的歡笑，這一瞬間的燦爛，豐美
 ——於是，凝望著醜惡與善良
 思索著虛偽與真誠，我嘆息……

我不是悲哀，是喜悅
 不是為了無知與愚蠢
 我嘆息，是為了我知道我是個弱者
 而宇宙的精神與我合一
 一顆心爆發，充滿了痛苦的憐憫
 以及同情，以及愛，爆發，像一座崇高的火山
 一瞬間燒著光明，衝流著紅熱的岩漿
 時間消失，而時間正在大踏步前進
 一個個歡愉的時刻照亮了永恆
 我凝視天際的顆顆星，歷史在這裡閃爍
 真理不勞凡人擔心
 冷峻的堅定，不朽在一剎那間完成

一九九七年寄自新澤西

■羅青

登U洲台歌

1·前不見古人

我站在指揮塔上
用最最精密的儀器
向你們呼叫
用各種文字

用象形文字，拼音文字，楔形文字
用簡體字，繁體字，手寫體，印刷體

用草書，行書，隸書，楷書
小篆，大篆，繆篆
古文，奇字，籀文
爻書，署書，鳥書，虫書
還有鐘鼎文，石鼓文，甲骨文

向你們呼叫
用各種江河的曲線
用所有山嶽的起伏
用五湖七海的分布
用六大洲的形狀

我把整個地球
濃縮成一個訊號
向你們呼叫
向你們拍發

2·後不見來者

太空船
精子卵子冷凍庫一號呼叫
縮影文化圖書館二號呼叫
劫後英雄特別隊三號呼叫
一切順利
地球已經毀滅

我們現在正航行於宇宙邊緣
正在尋找一個反宇宙

3·念天地之悠悠

隔熱片是我們的天地

4·獨滄然而涕下

一陣流星雨

關於女人的比喻方式

女人絕對不是一個題目
當然也不是一個問題

所以也絕對沒有什麼標準答案
更沒有什麼絕對的內容

不過對比喻或對比來說
女人倒是一個絕佳的打火機

可以讓出一場壯觀千古的火災
在狂風暴雨的歷史寒流裡

焚毀六家綢緞莊 五座藏經閣 四間夫子廟
消滅三個關口 兩座城池 還有一個國家

一個可以使所有電腦當機的打火機
也可以把所有的人腦當在隱形的程式病毒裡

刪除了那些大驚失色的解構主義
簡化了一群心思細密的沙文主義

並以一個絕佳打火機所能照亮的最後事實
向全球宣佈 世界上根本沒有女人

有的只是一位彎腰駝背的婆婆樹
讓片片的樹葉 垂下點點愛的重量

但見一陣慈祥溫暖的微風吹過
使山河大地不斷的開花結果

讓所有的題目都找到了內容
所有的問題都有了答案

一九九六年寄自台北

■路羽

春 暮

曲調的愛傷
在暮春
浸透了
黃昏

羽毛零亂
花顯得淡紫
霧色茫茫
風一路吶喊

此刻的湖邊
又有誰
願意去讀
蓮藕的心事

電影“迷失世界”有感

捕捉他們的行動
配合著杜比音響
恐龍在大地上走動
在花叢中穿梭
在森林中追逐
帶來了
超乎想像的迷失世界

一群瘋狂的恐龍
一群瘋狂的人類
一個瘋狂年代的大特寫
濃縮成二個小時
分不清恐龍人類
分不清有情無情
世界迷失在荒島
荒島迷失著世界
恐怖佔據了整個空間

一九九七年寄自香港

■蕭蕭

懷念一條河

多麼燦爛的一條河
與我們的生命有關
卻從我們的生命裡
走遠

越來越不可觸及
單薄的影子且水靈且古典
在煙雨江南 在江南的淡月下
靜靜歌唱

我所熟悉的村姑
從精美的陶罐上走來
面帶親切的微笑
輕叩月下門

一條河以陽光的姿勢
深入遙遠的村莊
許多女人的手在河灘上割草
充滿南方的情調

一九九七年寄自廣東佛山

■苦瓜

問

他從脫了漆的樓梯口消失
一雙踢開花了的的小腳站在樓梯上方
葡萄似眼睛望著消失他的盡頭
他問：“爸爸去那裡？”

她倒在厚厚棉墊的床上
踢開花了的的小腳站在雙人床前
迷惘的眼睛望著大大雙人床
他問：“爸爸會回來嗎？”

一九九七年八月寄自福建福清

■秦松

事件與天空 (又二首)

事件之後 天空
空空 無從假設明天
如何如何
以手飛行或以足登天等等

死亡仍以十字架祭悼
祈安降福升天畫十
悲憤憂傷佈道唱聖歌禮拜
菩提基督伊斯蘭釋迦
如來送葬接生預言
明天如何如何(?)

無從假設夜長夢多以及
夢之有色無色又如何
鐘聲敲響所有的信仰
面壁破空投出
眾生來去吃著上帝
耳目很忙口齒很忙
手足倒置 天空
空空(死亡來去吃著眾生)

突起一群女聲的尖叫
某某教士 請你說出你之
原罪所謂 一陣啞默寂如天空
無從假設答案的是與非
祈安畫十奉上手腦
仍以十字架善後

天空與海

鴿子的殘骸
垂響泥土的沉寂
和平粉身血中
天空碎落成海

海如浪遊者的心緒
懷著泥土的夢
走出陸地未走完的

路

遠洋的風暴與炮聲
海被肢解成碎夢
浮著魚屍與彈殼
憤怒的沖上岸來
(欲返回天空?)

岸上
的看海人
望成
魚

晝與夜

浴血浴火雞鳴狗吠
挽救或捕殺太陽
高處不勝寒也未必
極地洶湧夾擊向赤道
繞舌結舌的石頭
吞下子彈吐出彈心
躺進夜的墓穴

夜走出墓穴
飲彈站起
神交夢遊造愛
鬼火神燈來去相對論
雞鳴狗吠地球宿疾
周遊列國無醫

夜在海上火在夢中
趕死逃生自殺殺人
貝魯特安哥拉索馬利
巴勒斯坦柬埔寨伊拉克以色列
海灣高地叢林荒野
相同的人禍信仰
不同的神禍信仰

夜躺進一片血腥
的黑

一九九七年八月中在紐約
九六年二月初草斷續而成

■夕夜

一個秋天的寫生

炊煙頑皮的
在屋脊的天空裡
一個筋斗翻過來
又
一個筋斗滾過去

楓樹上面
那些青青扁扁的
螃蟹
不知幾時被烹得
紅紅熟透了

引得饑食的嘴巴到樹梢來
一面吃
一面嚷
一塊塊蟹殼
剝落在地上

一九九六年秋於多倫多

■華璋

古埃及

他說今晚本來不想出來
他說今晚想避世
後來他握著我的手不放
說了很多有
跟沒有，的
說話。
他說今晚本來不想出來
今晚想避世
推倒兩個杯子
喝盡一瓶紅酒
他說生活很苦，人很累，愛很難……
我不敢看他的眼睛，我看窗外
他說今晚本來不想出來
今晚無風，一地是雨
臨走前，他說我們就如燦爛的古埃及
都輸給了時間。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八日寫於香港

■梁以平

沙漠之旅

1 · 大峽谷

向空谷
我飛起一腳
射出
一顆小石子
然後傻傻地等待
科羅拉多河
美妙的回聲——
要三千年嗎？

2 · 倫敦橋

可憐大半生
為濃霧囚禁
年老了
更被賣給酷熱
欲尋一個攝影角度
我從橋底拾級而上
不敢用手心
去試試鐵欄杆的
溫度
那可是它的
鄉愁吧？

一九九七年寄自紐約

■ 遠方

節日的……

沙 灘

那是幅開放的
畫布
任人試筆
更歡迎你一展才藝
洗筆水就在一旁
祇要自帶顏料

公 園

天被撕裂
地被瓜分割據
時有狼煙竄起
東一縷
西一團
活脫脫的
一幅現代春秋列國圖

商 店

時不時投一劑春藥
且不管王道霸道
但求挽頹勢於既倒
將冷灰死灰
蠱惑起
熊熊烈火

遊樂場

這麼多
且有趣的動物
襯以稀有的背景
如果在瞬間
將之定格
時間隧道的那頭
定會出土
另一座更完整
更精彩的“侏羅紀公園”

■ 藍兮

五十絃

回首一九八六年夏與

丹流於金門橋上看潮

你我拱手於金門橋上
是夏天罷 燦麗的陽光
看潮 橋瘦了詩肩
輕風柔得令人醉意 從彼岸
梳理而來 思念早洶湧
千帆的湛藍
歸處竟無笛音

默默地 就這樣凝對著
忘語 聽取了好幾闕
風之行吟 鳥之耳語
以及 雲與山之心事
記達明一派之石頭
兜兜轉轉 皇皇栖栖的
萬丈空靈中絕唱
僕僕江南那漢子
如夢幻般彷彿
跌入 中年

昔日 捧酸梅湯來畫廊的
小女孩 綽約豐盈矣
異鄉以後 日子在千盞迷離倦意中
游失 十年前春花般往事
披肩如昨

昨日的 總是漸去漸遠的妝台
一如羞澀的梨渦 明鏡的流盼
還有烏黑的髮 髮上的髻
髻外 別在襟上的 小蝴蝶
剛剃過的鬍子 風衣裡
霜月幾寸容顏
眉心也結結實實的
覺悟 錦瑟無端挑逗
五
十
絃

寫於一九九六年平安夜

■非馬

無夢之夜

透過心眼
我自各個角度捕捉
你的一顰一笑
要為黑夜
營造一個璀璨的夢

卻沒料到
底片感光過度
影像重疊
一夜甜黑到天亮

1997·5·23

仲夏日之夢

他把她的慵懶
拿在手裡把玩良久
有如抱一隻心愛的貓在膝上
撫摩她柔滑不留痕跡的毛

白花花的陽光裡
冷不防冒出一句
“在黑暗裡所有的貓都是灰色”
露骨而刺眼
就在這當兒
他感到她那隨著他的手
有韻律地伸縮起伏的脖子
突然停頓了下來
看她懶洋洋地伸了個懶腰
眯著的眼裡溢滿笑意
呼嚕的嘴巴微微張開正準備
打一個呵欠
卻猛然掉頭用灰色一閃的迅疾
把他老鼠般
一口銜在嘴裡

附注：富蘭克林曾在一篇叫〈老情婦寓言〉的文章裡（原稿現存費城羅森巴赫圖書館及基金會），寫信勸一位朋友找一個老情婦。說是，不管年輕年老，“在黑暗裡所有的貓都是灰色”。

1997·7·5

■周正光

魯意莎

積一句，一月，一季
乾旱和酷熱
總會有個欲望在煎熬
況且這是佛羅里達
無以止渴的亞熱帶之夜

就此際，豪放的魯意莎
你大模斯樣地來
踢我的門
猛搖我的窗
且吹響口哨，長髮
在空中飛揚

魯意莎
縱然被翻紅浪
也無須連床都推倒
你撲我，咬我
使我翻滾、旋轉、飄浮
你好狠，魯意莎

到了暴雨般的激情耗盡
你就揚長而去
任由我獨對滿地殘紅
一室狼藉

就今夜
我經歷了這場百年不遇的颱風
它的名字叫魯意莎
或者魯意莎的渾名叫“颱風”
誰理會呢
反正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
在亞熱帶的佛羅里達

九七年夏月戲作於
密西西比河之濱

雁翼

詩論

倘若，詩，真的是
心靈生長的植物
那麼，土地的成份
是山崩的煙塵，還是
洪水的淤泥

二

五十多億生命，都在
用各種技法寫詩
散佈在各洲的大都會
只是詩的
標點符號

三

詩句，行動在田野
嫩綠
埋葬著枯黃
鮮花
裝飾著眼淚

四

那麼，瘦長的炮筒
矮肥的牢房
也是詩嗎？不不
那只是詩身上的幾只
跳蚤和臭蟲

五

歷史是一只大筆
地球是一張紙
繪畫著戰爭與和平
反複的交景
日月耕耘著情愛

97/2/4

牛年詞

一

那條老黃牛
被上帝捂著眼睛
在鞭影裡
轉了一圈
又轉過來了

二

地球是一個大磨盤
命運早劃定了路線
牛，只有
圓圓的轉著
沒有終點也沒有起點

三

只因為吃的戰亂的歲月太多
總是驚慌的四顧
花草叢裡有沒有
金黃的箭矢
烏黑的槍口

四

也許吃的許諾太重
飽得邁不動四蹄
原地踏著節拍
歌唱
前進

五

也許饑餓的日子太久
誤把枯葉認青草
吞食，仍然
用潔白的奶汁
餵養歲月

六

五千歲的老黃牛
仍被穿著鼻繩
喘息著耕耘
把板結的歷史
翻成肥泥沃土

97/2/7

網絡中文詩選輯

近年來，美國電腦網路上的中文詩風起雲湧，出現了一批年青而活力充沛的詩人。他們熱誠寫詩、辦詩刊、攪理論，雖然由於時間短促，以及其他種種因素，在詩創作的實踐上仍然有許多局限。但隨著電腦科技的成長，他們已經成為中文詩壇上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和現象！編者特別邀得美國中文網路詩刊的幾位先行者為本刊組織一連串特輯，由本期方舟子所組的《網絡中文詩選輯》開始，將近數年來美國中文網絡詩潮的來龍去脈提供一點線索給讀者。

——編者

引言

◎方舟子

互聯網絡中文詩歌的歷史，可追溯到一九九一年王笑飛創辦中文詩歌通訊網(chpoem-l@listserv.acsu.buffalo.edu)，不過，這個通訊網最初的幾年只是用于張貼古典詩歌，鮮有創作交流。至一九九三年十月，始有方舟子在互聯網中文新聞組(alt.chinese.text)陸續張貼其詩集《最後的預言》中的數十首詩，或可視為網絡中文詩歌運動之濫觴，但應者寥寥。隨後，顧城殺妻事件在中文新聞組引發的對當代中文詩歌的討論，也刺激著作者和讀者對詩歌創作的興趣。百合做為女性詩人上網的第一人，以細膩深情的筆觸風靡一時，後更有詩陽以幾乎每天一首的速度張貼了幾百首詩作，雖被譏為販賣快餐，卻也開了在網上每日以詩會友的風氣。

一九九四年二月，方舟子、古平等入創辦網絡第一份中文文學刊物《新語絲》(<http://xys.asianews.com>)月刊，網上的文學愛好者開始有了一個較為正式的發表園地。《新語絲》每期至少以卷首詩的形式登載一首詩創

作，在同年的八月，更推出了“詩歌增刊”，薈集了二十五位作者八十二首詩。這是網上詩人首次集中亮相。與此同時，中文詩歌通訊網也轉變成了網上各位詩人交流、討論詩歌創作的場所，在此基礎上，乃有詩陽、魯鳴等人于一九九五年三月創辦網絡中文詩刊《橄欖樹》(<http://http://www.rpi.edu/~cheny6/>)。這段時期，可算是網絡中文詩歌創作的黃金時代。

無奈好景不長。到一九九五年底，由于一次抄襲事件所爆發的道德衝突和緊隨其後的公私夾雜的主義與方法之爭，終于導致網絡中文詩歌運動的分崩離析，其直接結果，是幾位原來活躍于中文詩歌通訊網的女性作者集體宣布脫網，創辦了一份網絡女性文學刊物《花招》(<http://www.huazhao.com>)，而中文詩歌通訊網亦從此淪落為人身攻擊的淵藪。一九九七年伊始，《橄欖樹》即改組變為文學刊物。網絡中文詩刊的壽終正寢，或可視為網絡中文詩歌運動由絢爛歸于沉寂、由煩躁轉為平穩的一個信號。

網絡中文詩歌運動的參與者，幾乎清一色來自中國大陸，其創作亦與大陸七十年代朦朧詩、八十年代校園詩潮一脈相承，有幾位更是當年新詩潮運動的參與者。偶有自以為新穎的詩歌理論提出，其實也不過是十年前的殘羹冷炙。要而言之，網絡中文詩歌運動，不過是十年前中國大陸那場波瀾壯闊的新詩潮由于時空的滯差而在海外殘存的一個餘波，就藝術而言，並沒有特別引人注目之處。但網絡中文詩歌運動，乃是海外華文文學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乃是浪跡天涯的華夏子孫的行吟歌唱中一段值得一聽的小小插曲，而我們編輯這個專輯的目的，就在于此。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五日聖地亞歌沙漏花園

· 宋非 ·

預 言

春天裡 誰是歌者
誰在歌唱太陽深處靜止的水
是不是因為游出了水面
魚才有了斑斕的色彩
是不是因為渴望
花才這麼快就凋零
春天裡
情感的顏色是如何進入我們的心裡

春天裡 什麼是確定的呢
那些黑夜裡從鬱金香和玫瑰的花瓣上
一掠而過的火焰
那些在春天裡萌生
又在春天裡凍結的蝴蝶
這些預言輕盈如斯 恍然無形
它們真的能改變什麼嗎

春天裡 生命猶如沉澱在深深的海底
時間是不存在的
光和聲音也顯得那樣遙遠甚而虛無
什麼靜止不動
什麼在永恆地運動
春天裡 生命猶如沒有任何質地

春天 這是一個沒有陰影的名字
誰進入春天
誰就只是一面剪影
誰在春天裡歌唱
誰就注定在所有的日子裡遺忘
春天裡 只有孩子們是孤獨的

春天 這是一個沒有陰影的名字

林中路

當時間
在你吐出的氣泡裡
長成寂靜的樹時
花和果便成了世界的名稱
我們 不再是水族
不再是陸生物甚至兩棲類
無家可歸
是我們所處世界的狀態

是誰啊 是誰
把我們隨意投放在
無際的空白裡 蒼涼的目光
盲目地叩擊虛空的大門
粼粼的回聲 能否告訴我們

我們是出土後
又秘葬于地心的幾具小魚骨
是鋒利的葉和甜蜜的花蕊
所分解成的幾何圖形 或是
在水與陸的狹縫里
流血的鏡像

像陶潛先生植五株柳樹
于千桃中是必要的 喝酒
讀書不求甚解是必要的
人間的悲歡離合
在旱天雷裡 流向荒漠
流向荒漠

不要用刀去刺
深淺不一的腳步
拔下一根頭髮絲
在秋天裡捲曲為菊花
敲碎使我們憂鬱一生的月光
拾起一片齒狀語言
刻空我們的心

一只蝴蝶飛起
一群蝴蝶飛起
林中路啊
一只蝴蝶 一群蝴蝶

· 梁元 ·

感 覺

從一只猴子的眼光看人
從馬的耳朵聽冬日
嘶嘶的風聲
用植物的呼吸去感受
空氣的流動
從鬆軟的土地
爬動的蚯蚓，去表達
生存的需要
以稻田秧苗的株距
去測量筷子磕碰瓷碗的聲音
有多遠

從白色躺椅上的黃昏
懷念向日葵燃燒的清晨
從一粒子彈穿過的洞孔
窺視掛在天上的藍汽球
用撒哈拉沙漠的嘴唇
描述海市蜃樓的景象
用試管嬰兒的啼哭
寫出父親的名字，和
母親的名字

從攪動愛爾蘭奶糖的濃咖啡
品嚐生活中含甜的滋味
從心的密林中那只
迷失路徑的小鹿
呼喚拯救者，或者撞上
饑餓已久的獵人

用一粒種子
去和冬天下一場賭注
用一顆心
去切分世界

觀魚者

孤獨的觀魚者
金色的霞光和藍色的海
在他心裡等候南風的吹拂
銀色的魚群
紅色的珊瑚礁
向他展現記憶的顏色

魚群吐出水泡
觀魚者思潮浮動
那個乍暖還寒的春夜
有誰突然造訪，叩開門
靠著火苗溫暖的壁爐
翻書的聲音，很像
乾柴在燃燒，而我們
誰也讀不懂誰

水舞蹈，水之聲變奏
魚的眼睛開始睜大
黑沉沉的石頭
柔軟的水沁入
花瓣浮在水上，就變成魚
傳說被染成夢的顏色
源源不斷地裝飾我們
魚群遠征，帶領更多的魚歸來
循環往復的世代
在魚的鱗甲上閃閃發光

觀魚者擲一塊石頭
水就為他開門
幾百個人
在密不透風的地下室
瀕死的尖叫，欲哭無聲的臉
高高舉起的雙手
觀魚者慢慢走入水中
水漫過他，水是藍色的
觀魚者的心是藍色的

這首歌沒有合唱，也沒有輪唱
單調嘶啞，如同一個老人
在炎熱的夏夜，用乾澀的嗓子
給幾個枯瘦如柴的孩子
講一個年代久遠的故事
夜色一波又一波地登上裸露的岸
老人的聲音變得越來越遙遠

塔裡的女人

我是一個塔裡的女人
總是在一個沒有窗子的空間走動
黑夜對我來說只意味著幻想
而且我從不擔心自己迷路
我可以做夢
讓陽光在缺少時間限制的藍天下
傾灑清脆的線性光暈

當我想你的時候
我總是點起一枝蠟燭
讓性感很強的思念
在古老的牆壁上仔細刻畫你遙遠的面容
那時我總是微笑總是溫柔
我塵封的身體也總是折成彩虹

可我畢竟只是一個塔裡的女人
紅塵和你一樣都不在我的世界
回憶和想像把所有日子都關在了外面
當我軟弱的時候
我只能攀援鬼影似的蛛網
在塔的一角站立成潮濕的泥塑

我們的分別總是選擇碼頭
選擇岸和海邊之間
逐漸拉長的距離
脆薄的暮靄 緩緩地
在你瘦小的身影後走動
扯拉我浸滿潮意的雙眼

我的行李已先期抵達
抵達海另一邊的那塊土地
我將在那塊土地上
黑夜裡向你發出沙啞的呼喚
我離開你去那裡駐扎
那裡卻不是我的家

即使離別前夜滄桑的燭光
已準確翻譯了我的嘆息
我卻無力從後艙甲板上抬起手
揮去你悲哀的神色
臨別的日子只有一個
我流浪的歷程早已無數

我怎能聽任刻骨銘心的思念
在我以後的夢裡艱難地流淌呢
我只是一個辛酸固執
卻不深沉的女人
總試圖用冰冷的手指
拼合所有離別的日子
可這所有的日子都已溢出
苦苦澀澀的海水了
讓我每當想你的時候
便有海邊的礁石
參差長滿我的胸口

· 華 ·

網 人

網人是網中的人。還是？網裡面的人。網外面的人。網這邊的人。網那邊的人。

網上的結，一個，無數個。肢體幅射地張開。足舞手蹈。漂蕩的形骸渙散。天網恢恢。山連著山水連著水。

人撒開網。網散開。無邊無際無形態。魚在水中游。魚在網中游。魚在網裡面游。魚在網外面游。魚在網這邊游。魚在網那邊游。

魚看見周圍游動的魚。唯獨看不見自己。看不見自己的魚心不在焉。魚的鼻子碰在網上，鼻血長流。

鯊魚橫空出世。鯊魚熱衷理論。重視人的，重視魚的，血跡。鯊魚咬破網，只咬一口。流鼻血的魚遙遠地滑過鯊魚，穿過顯而易見的洞，從水的這邊游到水的那邊。如此之遙，只距一寸。

人講述。鯊魚和流鼻血的魚驚險之極。二魚擦身而過，失之交臂。

水向土裡流，流成海。魚向海裡游。光游向魚。海裡有光。海光溶溶。有魚。有藍色。藍成純淨的黑。

大水的中心，和平情景。紅珊瑚白珊瑚。太陽在水中的金山上，照耀。網人。中心對稱分裂的魚。乾乾淨淨地游在兩邊，尋找心跳。

· 曉拂 ·

觀莫奈畫展

多少個不曾有愛的日子
是一串散開了的珍珠
四散漂落
我沿著其中最美麗一顆的足跡
卻總也找不到回家的門
眼眶裡有一些那一年的露珠
滴落在莫奈家門前的陽光
和田野中他妻子的傘上
將我從前生帶到了今世
于是
感覺裡有風兒在輕輕吹拂
我前世的衣裙
和著初秋草葉的香味兒
一直地哭喊著
不如歸去
不如歸去

聽溫斯頓的冬進入春

——致友人

若非那急如春雨的既清且純的琴音
不停地敲響在我那
久已鏽蝕 重門深掩的心扉
我並不知冬去春來已經八載了
如今 又從冬進入了春
來到了夏
你說 還有山川與湖泊
我便怡然地等待
在你說起的那個湖泊旁 森林邊
閉上眼睛
傾聽百鳥的歡呼
傾聽那埋在地底千年才脫殼而出的
蟬的歡唱
任喜悅的淚水滑下眼簾

· 唐郎 ·

唐郎

可能是在唐朝
朱雀橋邊
篋篋聲裡
一次淋漓的酒後

忽然劍已在手
我舞的是遠國的韃靼
謔言妄語
困了新月暖暖的蠱惑

只是一聲輕輕的嘆息
劍毫的白光已懸在
嘈雜的空中

而我卻不敢回頭
去望大江東去的咆哮裡
那朵落寞的野花

空空地留下了
千古疑惑

螳
螂

吳鉤劃過的時候
我曾偷偷地看了

那時的桑葉
從不乾枯

即便在車輪的滾滾聲裡
灰塵遮住過太陽

或者唾液的飛濺處
有一點點血腥

我看不清
我聽不到
我挺直身

我模仿著擊刺的舞蹈

在一片小小的綠色裡
興高采烈

· 方舟子 ·

守夜人

守夜人以一盞燈創造世界
他說要有光
于是就有了光
他見到光是好的
于是就與光為伴
他秉燈而行
一步步開拓未來的世界
而把過去慷慨地交還暗夜
開一片天闢一塊地是第一步
日月普照繁星閃耀是第二步
芳草連天綠蔭遍地是第三步
飛禽高歌走獸歡舞是第四步
根據自己的影像造一個王子
根據自己的想像造一個公主
永遠地過著幸福的生活是最後一步
世界就這樣成了
他打打呵欠即將安息
而暗夜驅而復返魔鬼戰叫四起
他以燈為旗
在夜的邊緣守衛其土其民
發動一場又一場無敵的聖戰
直到最後的敵人是自己的影子
無法驅逐就與之握手言歡
舉燈對影成三人其樂融融
從此天下無事而陽光正在到來
他關了燈滅了身影毀了世界
守夜人在黎明到來之時平靜地睡去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
支票抬頭請寫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周正光： \$35.00



如果

如果你是我的奇跡
悄然出現在錯誤的時刻
在我即將遠行的時候
寄一紙帶血的信箋
邀我重返家園
如果我是你的道路
指引一個不可改變的方向
那是永世長存的墓地
迎接每一個過客的回歸
如果我們相信永生的預言
一次的相遇猶如朝聖
在午夜的祭壇上點燃自己
照亮一種頑固的信念

那麼讓我們面對一身的灰燼
虔誠地創造千年後復活的神話

■ 網絡中文詩選輯 ■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性質，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贖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下列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wtchan@ix.netcom.com

■秀陶

寫給主的一封信

主呵！你好吧！我是秀陶，跟你住同一條街。我就是那天早上差點把你撞跌了的那個胖老頭。記起來了吧！我不是聖者，可也不是惡人。我所有的善惡你是最清楚的了。其實凡是坊間買得到的書我是一本也沒偷過，所偷的幾個女人，她們也都是心甘情願的。我一世不要刀不弄槍，而且從未殺人，也不算壞到那裡去吧？算了，我的自我介紹到此為止

主呵！我之所以寫這封信，是想同你商量一件事。你看，你作主也作了這麼多年了，你又不大管事，世界變得一團糟。很多人都不滿意你，都不大在乎你，有人甚至造謠說你已經死了。主呵，你的聲望真是跌到了谷底。你要是真的當厭了就讓我來當主吧，何必一定要硬霸住個茅坑呢

主呵，我同幾個朋友（他們都是寫詩的）商量過了，有幾個朋友堅持要先禮後兵，所以才推我寫這封信，勸你把位子交出來。否則我們會抽出一天，不寫詩，大家都去教堂、去你家找你，去革你的老命。大家都希望你別敬的吃吃罰的。要知道麻將打了八圈還要搬風哩，現在又是民主時代，你還是下莊吧！我也不是逼你，你也不必生氣

就算你生氣，主呵！我也不怕你，你的拿手好戲是把人打入地獄。想想吧，我是在地獄出生長大的，我怕你什麼？主呵！現在是九月十一日，到十五日得不到你的答覆我們就要採取行動了。主呵！你看著辦吧

人瑞之死

現在想來我們客廳裡那台用了十四年的電視早就警告過我們了。先是影像週邊長毛，而後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小的聲音都開始沙啞。我們也曾想到，是時候了，要不是修理便是置換。然而我們卻一直拖延著。直到今夜，臉上長毛的女主播，用她傷了風的嗓子宣佈一位一百廿四歲的女人瑞逝世了。當她正述說著這位人瑞死前的若干年，一直又盲又聾時，電視屏幕上突然出現一個亮點，閃了一下之後，影像以及聲音全都沒有了。滿室的沉寂中，妻同我如釋重負地互望一眼，這時窗外輕輕搖曳的樹影、環繞週遭的市聲也都格外地清晰起來……

Sep. 1997, Village Green

■區劍鳴

太陽的竊賊

1

光已死亡
它被那個盜取太陽的大盜殺掉
而我們不外是天狗
吃剩的幾縷餘暉
彼此慰藉 用返照的迴光
去照亮光禿禿的前額

2

而死亡下游
有人用他們的足趾去作釣餌
去引誘一群亞瑪遜河的食人鯊
他們為了要解答 一類天賦的悲劇
血淋淋如何去構成白森森的鋸齒

3

我們在河中生 也在河中長
你這朵睡蓮 睡著
從一個晨曦到另一個晨曦
從不醒來看世人饒涎欲滴的眼光
而我 也只看自己 不看別人
一株自憐低首的水仙

這般美的謙虛不言不語
因為我們的根 都生於低卑的污泥

4

你用回憶的雙腳
走遍浩瀚的沙漠尋尋覓覓
你終於尋回久違了的綠洲
以及在那兒走過的我
你怎樣調整 你眼中的焦距
我還是一樣的倒懸著
永遠改變不了的
這一世的海市蜃樓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九日洛杉磯

■陳銘華詩抄

即食夢

揭開錫紙
我走進去
光影和時間和你
在飛瀑直下未下之際
絲線纏繞地
等待調製

或許是廉價的心事
或許是短路的吻
或許是釋放了一方天地
又或許是一開始
便只剩下
一灘水

一九九七年四月廿七日洛城沿溪行

唯物論

瓶罐有耳 我無
花草有心 我無
眾石點頭 我
顧左右而言她

我是所有的無中最愛偷心的一個幽靈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九日洛城

錦 鯉

大酒店寂無人的室內泳池旁邊，我揮揮手若有所待的坐下。預知即會有身材姣美的女郎作親嘴狀游來

這時候，我應該在後院餵我那些五顏六色的慾望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日紐約

■劉荒田

午間，在唐人街 聽蟋蟀

唧唧，唧唧
纖細的弓鏟
在大街的弦上
一個勁地鏟，鏟

我竭力仰頭
越過金色、黑色、灰色
各色人等的頭頂
四下張望

恨不得摔掉
葡萄串似的購物袋
騰出兩手撥開人堆
去追尋
恨不得擋住汽車的潮水
躺下來，耳朵緊貼
水泥大街的路面
去諦聽

在鄉村後頭的鳳尾竹林裡頭嗎？
在老屋廳堂內供著土地神的角落嗎？
在坡後亂葬崗的稔子花叢下嗎？

在午間，如何擎起螢火
到仲夏夜的繁星深處找你？
在異鄉，市聲囂囂中
如何順著柔細的聲線
摸回用亂磚和土挖濬
堆成的兒童樂園？

終於，找到了！
街旁小攤——
鎊金小盒裡
電池發動的擬聲器上
兩只金屬製的蟋蟀
絨布上對壘，觸鬚怒張
“買不買？才三塊四毛九”
小販例行公事地問

一九九七年寄自舊金山

■夢如

因為血的緣故

永遠孤獨地品味孤獨
血中之鹽呵
沒有你一切淡然寡味
有你卻品出
鹹中之苦

我體內的膽固醇
因痛楚而倍感
存在的真實

誰的手
在月的軟緞上
繡滿悲劇因子
讓我遺傳你的憂戚
而無緣承受
你的歡容

毛細管裡默默潛行的
高密度晶體
不溶解於水
只溶解於你
顧盼的 秋波

因為血的緣故

一九九七年寄自香港

■臧棣

海 鷗

成群的海鷗飛過頭頂
翅膀用力地搨動空氣
我們的面頰勉強能
感到一絲風，區別於
有鹹味的海風，我們的
心聲似乎在呼應濤聲
成群的海鷗有多麼
單純的高音區
它們的叫聲在半空中
扎下許多看不見的小洞
大小如同針眼——
如果我們能爬上那樣的
高度，或許可以
提早進入另一種夢境

信 鴿

你引起氾濫的比喻
但是否已造成災難
還有待查實。比如

太陽像個狂熱的輪盤
天空大得像個賭注
你像枚放肆的骰子

被擲入高於人間的
一片消息。或真或假
你已不像在戰時

能決定我們的命運
當你飛起來，你甚至
不能覺察，春天正把

你當成它的引擎。而你
剛才還在我手上
溫柔如一只乳房

一九九七年寄自北京

■劉大興

擠奶的女子

擠奶的女子 一排排
坐在草地上
像花朵一樣開放

牛吃草的吃草 鬥架的鬥架
互不相關
風吹過來是一種意境 風吹過去
是另一種意境 擠奶的女子
層次分明

草從地面上 轉動一下身子
陽光一朵一朵往下落
這個下午 一切都美好
草地裡 花朵鈴聲大作

擠奶的女子
讓青草們一飽眼福
紅紅的裙子
從天邊飄過來

草原晃動得很厲害 像要下雨
天是一種大氣的語言
擠奶的女子 背靠背
坐在暮色裡 溫柔

一九九六年寄自湘西吉首

■ 達文

浮生三章

1 · 風

你說你要自由
就把家拋在身後
一隻影子在地平線上蠕動

祇是火還遙遠
地球很圓

2 · 職業學校

早晨把麵包塗在牆壁上
一粒一粒的沙子濺到公路邊緣

潮滿之後窗戶黑暗
會說話的嘴四週沒有漩渦

外面是盛夏
領救濟金的人都說最輕鬆

3 · 消化

結婚之後
房子厚了
你把照片鎖好了
把酒瓶子扔掉了
下班回家就睡了

你捧著偷來的夢開口說話

■ 劉彩虹

血之花

伏下去，就是廣袤的家園
太陽從這裡升起來
紀元從這裡嬗變
四季在這裡唱盡了悲歌

站起來，就是天籟之聲
代春草之殉 水之死
代表黑暗中的孩子 冰期的水草
代表愛與情這種神奇的物質
也有相親相愛的故事
淚水之美
足以芬芳苦痛的河流
搖著沉睡的世界

翻著箱子 瞭著日子
心如火苗舔食一世幽夢
憂心合著愁心
將炊煙氣息般吹向男人的心臟
養育歌謠
養育新鮮的繁榮
想找一個地方去裸浴
玫瑰在心中悄悄開放
而荊刺扎滿了胸脯
歲月啊
這就是女人
永築獻身的高台
面北而死
心裡沒有一隻黑鳥
即使是十八歲也會
對每一個倒下去的身軀
深切地承擔
“我是，孩子，我就是母親”
在改嫁的日子裡
總是慌恐地摟緊孩子
像枝冰凝的“血之花”
血一樣的花朵
命定如月
嫁給荒涼
嫁給偉大的悲愴

一九九七年八月寄自河北

■嚴力

對重建前緣的紀念

一曲被昨天的候鳥搬到南方去演奏的陽光
被今天的音樂家錄在了磁帶上而暢銷北方
但回味是一道永恆的菜不需要更新廚房
當我們分別把經歷閑置在沙發上
所有的激情都在腳下被踩成拖鞋
一切回頭的陽光都無法找到過去的天空
但是
我們依然看見了心靈的方向在扭轉乾坤

我們重新體驗被歲月之床隔開的距離
以平等的生活創傷用枕頭開始靠攏

一九九六年八月

■馬非

醉酒

松欲來扶
我以手推松
曰：“去”
今夜沒那份心思

松是名女子
我的性別
與李清照相悖

一九九六年寄自青海

■伊沙

空難激情

每一起空難的發生
都令我陷於深深的哀痛
這與我的親友無關
他們均安在
我只是感到痛惜
又一組空姐歸天了
灰飛煙滅 沒了
俗間的美愈加稀少
而上帝把一名女嬰
拿捏成空中美人
也是頗為費事的事

中風歌

大風起兮雲飛揚
不知是多大的風

那一天 是早晨
我伏在火車硬座車廂
的茶几上一覺醒來
自窗縫裡來的一夜風吹
吹歪了我的嘴

大風起兮雲飛揚
我只能歪著嘴歌唱

一九九六年寄自西安

■楊平

第一場雪

昨夜城裡下了一場雪
（哦 今春的第一場雪）
夢從久寐的慵懶中緩緩甦醒
我自床榻邊緣意識到
某種抽離的苦澀……

虛無。

有一刻
我彷彿置身於半蒸發的飄浮狀態：
非實體
不屬於這一次元
甚至
包裹我的毛髮肉身。
甚至你。

虛無。

……也許所謂的“遇合”只得如
桌上唱盤把屋內世界
帶回更遙遠的年代——
那時的我正乘著無軌電纜車
穿越一座座繽紛而孤寂的大都會
在流浪中尋找生命的本質
——黑色的玻璃窗映出面容蒼白的你
華麗的愛情就在一瞬間爆開！
年輕的靈魂
無視青春如何的剝落而沉醉在
啊 類似肥皂劇的
泡沫幸福裡……

虛無。

唱盤逐漸緘默的把歲月
徐徐封閉為一圈淚水
綿密的哀愁
滿滿充溢了整個秋日
整個冬日（人們——
為何總要待失去後

■陳紹新

卵石在溪水浸泡的天空上
喃喃低語 一尾魚游進樹叢
我看見 它恬靜時的形象
像夾竹桃 溫暖著
從夜的心臟醒來的早晨

晨望

向西的方向 綠風
輕輕撥動歌者的感覺
一縷童話的光芒 宛若
蚱蜢翅膀的晨露的閃爍
在鳥兒啼鳴的溪畔
一只幻想踏水遠去

是的 紅草莓的燈盞
為什麼如此燦爛
在流溢著太陽色彩的
並且醱酏著醉意的綠的芳草中
我被一種凝望固定
那條小徑穿過我
被另一條小徑拐騙 隱進山嵐

一九九七年寄自貴州

才瞭解曾經擁有的可貴？）

凝視著落地長鏡
吞吐中
一顆冷卻的心
一度至高無上的
永恆法則
已自粉末般
碎去。 柔軟得

虛無。

……昨夜城裡下了一場雪
有人喧嘩。有人憔悴。
有人（想必就是你了）
懷想起消逝已久的一段往事
如何
咽咽的化為流動不已的
笛韻
在遠方湖上的殘葉間繚繞……

一九九七年九月寄自台北

為兒子而譯——兼我的自白

痲弦出詩集時我已離台。然後數度播遷，所居之地皆無他的詩集出售。雖然有時自一些選集、自各詩評家的節錄中，也讀到一些零星，一些片段；又有時自朋友處借讀到他的作品，唯我自己卻一直無緣保有一部他的大作。

96年底我去溫哥華痲弦家探望，在瀏覽他的書架時，發現有六、七本由四川文藝出版社印行的《痲弦詩選》，因為版本小而薄，便順手牽羊偷了一本放在屁股袋中，誰也沒有注意。

這一集中收有六首寫於一九六〇年八月廿六日的詩，真是首首精彩。以前在別的地方雖也零碎地讀過，但這樣的聚在一處，更加強了它們的實在。

我一邊佩服他六首絕作成於一日之間，那種旺盛的創作力，一邊吟哦不止。兒子很少見到我那樣如癡如醉地欣賞過什麼，便問是什麼玩意值得我那樣地擊節欣賞？他又不懂中文，我只好逐字地化成英文。後來想到同儕中，這樣不識中文的假洋鬼子兒女很多，便把文句略略整理了一下，交給新大陸詩刊的主編銘華兄，把它印出來，讓那些洋兒女們也能看看中國的絕作。

這就是這一輯譯詩之緣由，也作為我偷書的一種懺悔。

1. Professor C (C 教授)

Even entering June, his white starchy collar will still prop his classic air
Every morning, he fastens a bow tie the pre-war style
Then a stick, a snuff bottle, then goes out
While walking through the campus
The aged desire of becoming a statue emerges as usual

And the spinach treatment didn't work
It was also long proven that nothing exists on the other side of cloud
When all the darkness bends down in scrutinizing a lantern
He says he has a great face
At night, composed with many bright stars

2. The Sailor (水夫)

He tightens brine-soaked ropes
He climbs tall masts
At night he lays his thoughtful head
On board where there is moon light

Yet the earth is round

His little darling sends him letters from a brothel far away
And he tattooed her pet name with a daisy on his arm
When in a shower the wind disturbs the poplar behind the light house
There is a song about him in the neighborhood

Yet the earth is round
O sea, to you all of these are only silly

3. The Colonel (上校)

It was purely another kind of rose
Born out of flame
In the buckwheat field they encountered the fiercest battle
He bid one of his legs farewell in 1943

He had heard history and laughter

What is immortal?
Cough syrup, a razor and last month's rent, etc.
Yet under the skirmish of his wife's sewing machine
He reckons the only one who can capture him
Is the sun

4. The Nun (修女)

And she always feels the beckoning afar
At this mackerelish afternoon
After telling to the end of her beads
She always feels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And the sea i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ferry
It's now afternoon, she is sitting
The bugle tune from the camp sounds always the same
She is sitting

There might be wind tonight, and also a mandolin outside of the wall
Whimperingly plucking along
Wasn't it written like this in a book?
But what happened to the hero then?

Pondering. She could not concentrate any more...
With eyes closed, she leaned on the night for a minute
Then removes in passing the carnation from the piano top
Because it hurts her

5. The Actress (坤伶)

When sixteen, her name strayed in the city
A kind of sad air

Those almondish arms ought to be guarded by eunuchs
O, that little cute hair coil broke the hearts of a whole Ching dynasty

Was it probably a famous tragedy?
(Night after night the whole theatre cracks the watermelon- seeds' face)

"How painful..."
She, with hands locked in the cuffs

It was said
She mingled with a white Russian officer in Jiamusi

A kind of sad air
Every woman cursed her in every city

6. The late governor of certain province (故某省長)

All of a sudden his forehead and prominence collapsed when clock struck seven
In the night that borrowed from doctors
Under his sad yet wealthy skin——

The chorus ended.

編按：中文原詩見洪範版（1981年4月初版）《痲弦詩集》141-151頁。

保加利亞詩選

買得一本英譯保加利亞詩選，書名《泥土與星》(Clay and Star)由Milk Weed Editions於一九九二年出版。內收當世保加利亞五位女詩人，廿二位男詩人作品，每人自兩首至十首不等。鑒於東歐小國且閉關鐵幕多年，作品鮮為外人知；尤其是我們台灣，更少讀到保國詩人之作品；更有進者，一讀之下發覺有些作品精彩非凡，乃隨讀隨譯。以鉛筆寫在詩頁的空白處，隨時擦改，亦讀詩之一大樂事也。

茲抄錄部份，公諸同好。

禮貌

亞歷山大·幾洛夫

妳有著猶是一滴水的唇。
以及白鴿的頸……
我上前，脫帽，
並開始飲那滴水。

蒲公英

別讓思緒
延伸入時間同空間。
那兒既無意識，亦無幸福，
那兒沒有什麼是明明白白的。

綻開的蒲公英
包融了宇宙。
你理解它的靈魂，
就以此為滿足吧。

Alexander Gerov，幾洛夫為四〇年代以來最著名且多產之詩人，出生於一九一九年，詩風簡明而富哲理，在保加利亞從之者甚眾。

企鵝

司提芬·曾涅夫

在假的雪岸上
拜日的遊客們
聚集
觀看企鵝，
而企鵝們，
觀看遊客。

忽然
一主婦領悟到：
“企鵝——就像我們！”

企鵝們同情地點頭：
“是的——我們曾經是
鳥……”

Stefan Tsanev, 1936—，一九六〇年代即開始詩作。曾氏亦是劇作家，作品在東歐成功地上演過多次。

秀陶譯

中暑

布納加·的米屈洛娃

在炎熱中紅色的圓暈
響著的鑼鉦一樣
開始在我的眼前轉動
走動時我突然
像是以圓規
在這行星上畫圈
一個個誘人的圓圈：
一地平線，
一擁抱，
一圈套，
煙。

衡量的單位

自翼至開展的
翼——
鳥以之丈量
地平線。

自掌至釘住的
掌——
人以之丈量
宇宙。

Blaga Dimitrova，保加利亞出名之女詩人，生於一九二二年，一九九二年被選為保國副總統。作為一個詩人，一輩子能寫出一首這樣的詩，足矣！

一 笑

尼古拉·康契夫

夏日最後的雷擊：自樹頂
群鳥向天沖飛
一如反向的落葉。

而這一點也不稀奇，更別提
害怕了，因為某處，帶著微笑，
一老人正向閃電招手。

而秋日伊始，靈魂，
你自會認為
也有一片這樣的落葉正等著她。

Nikolai Kanchev，出生於一九
三六年，出版十餘部詩集，亦曾
自法、英文譯出很多作品成保加
利亞文。康氏作品被譯作英、法
、荷、意、波等文者甚夥。

蟋蟀，綠臉的

丙約·伊凡洛夫

伸出
緊張
深藏
於石根之間
它們撕碎
寧靜
並堅持要
吞下它

洪水
戰爭
地震

它們一切都警告

Binyo Ivanov, 1939—，七十
年代初出道時詩風極鮮銳，因富
想像且略帶民謠風，有時不免朦
朧，乃遭意識形態方面之猜疑。

晴 日

伊凡·曾涅夫

你一直在暗處摸索
找尋你失去的什麼？
這麼多年已過，
彷彿在睡夢中度过，
在一無窗的屋角。

然而一孩童來呼喚：
要你回到生活的溫暖，
多少歡笑
在天上相互追趕，
當你挨夠了你的陰暗
你該同我結伴，
同去向日葵田中
細數那陽光燦爛。

Ivan Tsanev, 1941—，保加
利亞“文靜的主義”(Quiet
Lyricism之發起人。除已出五
部抒情詩集而外，他也作翻譯
工作，譯介俄及匈牙利詩作。

雲

伊卡特靈娜·奧西弗娃

Ekaterina Iosifova, 19
41—，出過五部韻文詩
集的女詩人。詩作曾被
譯成多種語言。係當代
詩人中最富抒情性、思
考性且自然而優雅者。

動 詞

尼得卻·甘涅夫

一陣和風
吃開了動詞的眼瞼，
每個人正等這一刻。
橋——貓的跳躍——
弓背讓時間通過。
森林的喃喃
觸發了心的喃喃。
一片紅花突兀的黃色
擋住了馬車道。

動詞在我們的血液中
安頓了死者的顧慮。
它麻痺了劊子手高舉的臂膀，
它煽動鐵匠爐中的火。

語句沒有動詞便死亡。
而外科器械間的綠色小動脈
無人為其施手術。

Nedzicho Ganev, 1944—，被
稱為保國詩壇之局外人。完全不
受流行的主義流派之影響。然而
他特別的聲，新鮮驚人的隱喻
，連很多詩人都支持他。

天更暗更蔭涼了——
大片的雲正在我同太陽之間通過。
它走得快，那陰影的
邊沿馬上就要碰到你了。

你現在幹什麼？明天要幹什麼？
日子融化如雲。
我以為把額頭依在你肩頭時
我就會變老

我可能會夢見你，可能睡一會兒
在你巨大的身軀旁一無煩惱
在你微笑的靈魂邊一無煩惱
(我微笑著這樣說)。

這兒開闊而安靜。沒人改變他的生活
那雲
將過去。
前面除了將臨的夜而外什麼也沒有。

火車

喬治·貝列夫

風鋪展出原野，
夜跟蹤城鎮及雲
並間隔鐵路工的攤位……

男童正在他家靠窗的
坐位醒來，
那是他的生命在鏘鏘呼叫
在無盡的嘮叨中。

而窗反射著
一對輪替的臉
一下是童子的，一下是老人的
一顆星在他們頭上閃耀
然後淡出。

Georgi Belev, 1945—，原為火車司機，開了八個月車頭才開始文學生涯，一九七六年以來已出五本詩集。這樣清淡平實的詩，非常可貴。

蟋蟀的商籍體咒語

伊凡·每托列夫

每一雨滴之後——
一不同的靜。
每一雨滴之後——
一不同的靜。

每一雨滴之後——
一不同的靜。
每一雨滴之後——
一不同的靜。

每一雨滴之後——
一不同的靜。
每一雨滴之後——
一不同的靜。
每一雨滴之後——
一不同的靜。

Ivan Metodiev, 1947—，原學科學，從事化學研究工作。不久前才開始寫詩，真是一鳴驚人。這首詩真是神來之筆，是我近一年讀到的最好的一首。

昨夜我在何處

瑪麗安娜·巴雪娃

昨夜我在何處？在誰的懷中？
我僅記得那依偎我心臟的唇片。
我記得那摸索的雙掌溫柔又殘酷。
我記得——“再來，讓妳每一寸都痛楚吧！”
我記得雨水在我背上滴落。
（僅此而已。不是一個男人的眼淚。）
我記得告別悠長，回家的路甚短。
而我入睡如一隻孤單得要死的貓。

Miriana Basheva, 1947—，自一九七六年出版第一本詩集以來，作品曾被多人譯作西及東歐各國文字。八〇年第二部問世。作品經常出現於報刊雜誌。女詩人放起潑來寫愛寫性的都有，寫得好的不多。巴氏這首詩真好。

自由所說的話

喬治·波瑞索夫

鳥在翅膀上載風
而風將鳥載走，
樹咬住地
而地就著樹的牙顎馴服了她，

它們同是自由的：樹會變鳥；鳥，塵土，
而我只是今天站在它們之間的一男子而已。

Georgi Borisov, 1950—，出身於莫斯科訓練作家的高爾基學院，故以翻譯蘇聯詩作著。亦係保國《火把》主編之一。

沼澤裡的另顆石子

納門·梁力朵夫

一石子
我投於澤地的
已化作一隻青蛙。
且開始歌唱
隨同其他的青蛙們——
那些從前的石子們
被另一些天真的靈魂
投擲於
沼澤的。

Rumen Leonidov, 1953—，先以詩評家出現，出有三卷詩作。詩風怪誕而諷刺。與波瑞索夫共營Fakel印務，為共產時代以後甚為成功的小型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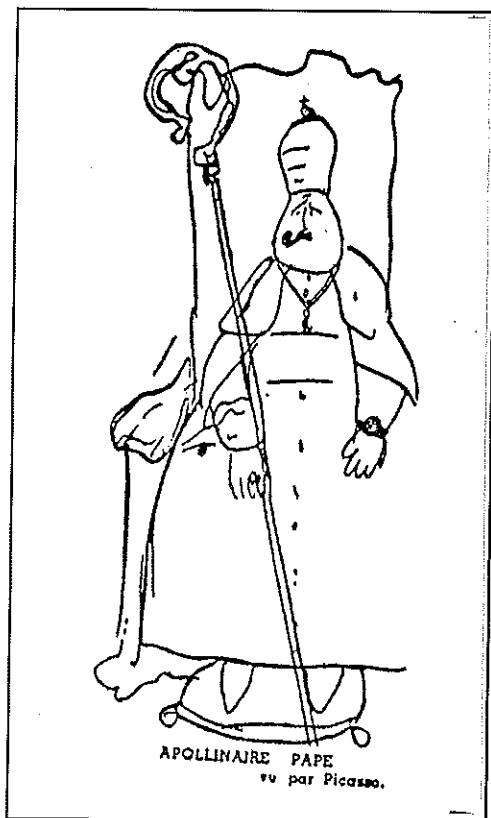
獄中歌

·阿保里奈爾作
·紀 弦譯

關進監牢之前，
我被剝成個裸體了。
“高穆！你這是個什麼樣子？”
不知在那兒呀，發出了悲慘的聲音。

用一種從墓穴裡爬出來蜥蜴般的姿態，
相反地，我是倒退著進來的。
完結了！永別了！快活熱鬧的朋友們啊！
昔日啊！女人啊！再會吧！

二
在這裡，我覺得
我已經不是我自己了：
現在，我是一個叫做
“第十一班第十五號”的東西。



畢加索作阿保里奈爾畫像

隔著窗的玻璃，
太陽照了進來；
光線在我的詩稿上
化裝成丑角，
而表演於紙上。

我側身而聽——
誰呀？
用腳敲著天井。

三
像熊一樣地，在溝中，
每天早上，我散著步。
永遠兜著同一個場所的圈子。
天是青的。被繫縛著，
像熊一樣地，在溝中，
每天早上，我散著步。

在隔壁的牢房，
甩著水龍頭，噴著水。
那個看管囚犯的傢伙把鑰匙弄得唏哩嘩啦響，
一面走來走去的。
在隔壁的牢房，
甩著水龍頭，噴著水。

四
在這蒼白而赤裸著的四壁之間，
我是多麼的無聊啊！
一隻蒼蠅爬著稿紙上不整齊的我的手蹟
而散著小小的步子。

曉得我的苦惱的上帝喲！
我究竟是怎麼攪了的呢？
說實在的，這個災禍也是您所賜予的呀：
淚都流乾了的我的眼睛和我憔悴的臉
以及被鏈索捆住了的我椅子上的音響。

跳動在這監獄裡的許多可憐的心臟

以及至今還在糾纏著我的愛情和戀女，
請您憐恤吧！尤其是我這脆弱的理性
和瞬即喪失了它的我這自暴自棄啊，
上帝啣，請您格外地垂憐吧！

五

時間靜靜地過去，
有如送葬的行列。

但是不久，你將要哭的吧？
就是現在，也是哭過了的吧？

和其他的時間同樣地，

寫詩隨話錄

——在一次詩朗誦會上的談話

年輕的時候，以感情寫詩，年
長了，以思想寫詩。這是詩的規
律，也是生命的規律。

年輕的時候，每個人都是詩人
。尤其是在青春期，戀愛的季節
。以詩行與花朵寄予所戀，寄出
情心。在兩個人的私情小天地裡
。

愛情愛詩，是詩的出發。當愛
情成熟了，是詩的成熟還是詩的
凋落？

從大多數人的經驗上講，往往
愛過也就詩過了。戀歌與悲歌（
也就是初戀與失戀），不可能延
續太久。從佔有與失落中走出，
而能以持續。

詩可夢可歌可戀，詩人可以狂
傲一點，不可自我陶醉。詩人虛
懷忘我，也不必自我卑微。一個
付出多於收取的，堂堂正正的人
。

詩貴創新，異想天開、標新立
異，而不怪誕。從情緒到思維，

從混沌而澄明。

含蓄是一種美感，坦誠也是一
種美感，兼容並蓄，朦朧而清澈
。

生活外在有時尚、內在有憂喜
，生命有榮枯禍福，詩有詩潮。
主要的是在不忘不離客觀的生存
時空，身在何時何地，年紀何幼
何老，而生不同的思維詩潮。詩
人立在潮流上，不入“主流”也
是“主流”。

生活與創作，參予多於旁觀，
冷眼旁觀爲了熱心參予。生存與
生命，都無可等待。

所謂“識時務者爲俊傑”，詩
人也應當“識時務”。我所說的
“識時務”，就是應有的“清醒
”。不隨波逐流，也不落在潮流
之後，而能推動新思潮，以免於
抱怨興嘆。

如果有“情潮”，情潮在思維
裡。所以，從以情感寫詩到以思
想寫詩，這是一種成長與成熟。

太快太快地過去了。

六

我傾聽著馬路上的聲音。
沒有眺望的權利的囚犯的我
是只能瞧見不懷好意的青空
和這監獄的堅固的牆壁。

天快黑下來了。看哪！
在監獄中，居然也點上一盞洋燈來了。
美麗的光啊！可懷慕的理性啊！
在牢房裡，我們都是孤孤單單的啊！

秦松

年輕人坐立不安而生詩，年長
者心懷寧定也生詩，都不能忽缺
才情與敏銳。否則，談創作是不
可思議的。相對的，個人的情懷
愈寬宏，所擁有的世界越寬大。
個人的哀怨情仇以及名利，就微
不足道了。

寫詩雖不是爲“天地立心”，
爲“生民立命”的高調，詩人總
是爲腐朽的肉體樹立靈魂。不坐
等“天道”，以人道精神，當人
道人心腐敗，天道何爲？詩何爲
？

詩是人的聲音，人的生存之姿
。從少年到老年，乃人的生命歷
程，也是時代的行色與形色。所
以，詩必有潮流。在人文思潮裡
，在主客的生活流變上，在開風
氣之先的詩創作上。後現代詩，
就是生活在後工業社會的現實產
物。

關於後現代詩，可參閱我發表
在《香港文學》月刊本年五月號
（總149期）上的〈談後現代詩
〉一文。

一九九七年八月根據八月一日
在《太陽西》詩朗誦會談話
整理而成於紐約

論非馬詩的重入輕出藝術

■劉強

在都市文明的荒漠裡
在遠離肥沃泥土的天台上
你孜孜澆灌
要為這世界
增添一點
欣欣向榮的喜色
——〈行走的花樹〉

行走的花樹，是種花人。他“花白了頭髮”，“提著滿溢的水壺／蹣跚穿行”，孜孜澆灌。其實，他才是萬紫千紅中“一株最耐看的花樹”。這是誰呢？是非馬，旅美三十多年的著名華文詩人非馬。〈行走的花樹〉當是他的自白。他以詩的創造，為人類文明建設奉獻自己的力量。因為這樣，非馬的詩創造是建設性的，“對人類有廣泛的同情心與愛心”。他的詩“對他所生活的社會及時代作忠實的批判和紀錄”，不只是“寫給一兩個人看的應酬詩”^①。詩界皆知，非馬的詩“社會性”很強，現實意蘊深邃。然而，他的詩在藝術上卻並非明朗化、硬化、表面化。相反，卻避免了這些毛病，而“具有非常典型性的意象主義詩的特色和魅力”（李魁賢先生評）。他的詩既是傳統的，又是現代的。從深入表現社會現實生活，“負有傳承與教化社會的使命感”而言，它是傳統的；而從詩美藝術“象徵性的延伸”，“幾乎每一個詩句都要負擔多重的意義和象徵”^②來看，它又是很現代的。

非馬詩的所謂“教化”不是直露的，不是“說教”，而是寓“教”於隱，潛入詩的情感和意象中；不是站出來對現實“直接指

責”，而是“以想像力貫穿現實所獲得的深刻而真實的產物”（楊杰美先生評）。並如李弦先生所說，非馬的詩，“雖是社會詩，但較諸三十年代這一類型的作品，更顯得技巧高超，耐人尋味，可見現實性題材只要別出心裁，還是具有藝術價值的”^③。

那麼，非馬的詩創造是怎樣“別出心裁”，能否探討出他的詩一種或多種規律性的藝術創造呢？

我曾經有過〈論非馬詩的“未完成”美〉的探討，應該說那是非馬詩美藝術的一種本質性追求。本文將論述的，則是非馬詩的一個重要路數：重入輕出！一般來說，非馬詩的藝術創造是按照這個路子走的，非馬的詩寫社會性題材，現實意蘊荷重甚大，卻不是直出、贅出、呆出，而是自然而然地流露，隱出，輕出。

詩的重入輕出，是詩的一種大技巧。

一、現實品格的彈性和張力

打開非馬的各個詩集，我們可以看到多是寫社會性題材的詩作。別人不好寫或避免寫的社會性題材，他都很輕鬆地寫了。而且，他公然標明——他1977年在芝加哥中國文藝座談會上演講〈略談現代詩〉，講現代詩的四個特徵，公然標明第一個特徵是“社會性”！他擷取、表現社會現實題材，是因為他是“現實”中人，他要以自己的作品推動現實和歷史向前發展。他說：“今天詩人的主要任務，是使這一代的人

在歷史的鏡子裡，看清自己的面目，而只有投身社會，成為其中有用的一員，才能感覺到時代的呼吸。”他還強調詩人“必須到太陽底下去同大家一起流血流汗”，“然後才可能寫出有血有肉的作品，才可能對他所生活的社會及時代作忠實批判和紀錄”^④。他把投身社會時代和表現社會時代融為一體，使自己的作品成為社會時代“賦有活性的詩的真實”。他的詩因而受到廣泛的欣賞和好評。詩壇認為，他的詩創造“如果離開現實，便無法生存”；但詩壇又普遍認為，他的詩創造（包括語言）富有“彈性”和“張力”，涵容量很大，是“複向”的、“活性”的、“多樣性”的，不受“現實的淹沒”^⑤。

詩必須賦有現實、時代的品格，這還只說對了一半。下一半是：詩的現實、時代品格是彈性的，充滿張力的。這才是非馬的詩！以前的詩評似乎強調了前半，而對後半雖已提及卻不自覺地忽略了。對非馬詩這後半似應多作開掘。

被擠出焦距
樹
眼睜睜
看又一批
咧嘴露齒的遊客
在它的面前
霸佔風景

——〈被擠出風景的樹〉

這首詩的自然具象，是寫“風景”，寫“樹”，樹“被擠出風

景”；而它的抽象意蘊則是寫一種社會世態：奔走競逐的擁擠。

“又一批”、“霸佔”、“咧嘴露齒”，便見出這種景觀。“樹”，本身是一道美的風景，但它不加入擁擠。看來它是“被擠出焦距”，卻成爲一位超然的逸者，找到自我，返回本真。“被擠出風景的樹”，擁有一份出世的淡泊。它可以蔑視：對那些擁擠著呲牙咧嘴，權勢的爭奪者、名利的競逐者，給以高傲的蔑視。

這是一首小詩，只有七行。說小卻又不小，它可小可大。詩的具象和抽象之間，存在著意蘊的彈性，時空張力無限。我這裡將彈性和張力二詞並用，不僅因爲它們詞義相近，可以連用；更在於它們彼此並用的迸發力。彈性指伸縮性，可大可小、可長可短等；張力指擴展力、伸張力。詩的彈性和張力，是詩由具象的有限到抽象的無限之間的一種靈動延伸。詩的具象和抽象契合，時空意蘊是可以伸張、擴展的，及至無限。詩的彈性和張力的運用，可以使詩的象現涵融由有限抵達無限。〈被擠出風景的樹〉，具象是有限的，一種自然和人文景觀。而它所營造出的意象，則走入無限：這裡，世相百態皆可意味，尤其是提醒人們不屑去“孜孜爲利”，叩向人生境界更高層，求得人格精神的“超拔”。我在〈論非馬詩的“未完成”美〉拙文裡，講過非馬的詩創造充份考慮和照顧到讀者的悟性和他們的再創造力，因而很重視詩的彈性和張力。

詩的“重入輕出”藝術，其實質便表現爲一種彈性品格。“重”與“輕”之間，孕育著一種擴展的張力。俗話說：“響鼓不用重槌敲！”這就是一種“彈性”

原理，自然的彈性原理。讀者的耳膜不習慣一味地“重”。一味地“重”不僅耳膜震破、耳朵震聾，鼓也會極爛的。這就必得有“重入輕出”的反彈和調節。

這裡，特別要提出的是；拿我們的話來說，非馬的詩創造是要表現社會現實生活的主旋律，摠在時代的脈跳上，撥動讀者的心弦。然而，詩的彈奏的指尖並不一定摠的太重。社會現實生活的重化題材，不一定重出、直出、實出，撥動心弦的不見得是重音乃至濁音，反之倒很可能是輕音、清音。非馬的詩創造，便主要取此“清音”。蘊入以“重”，出之以“輕”。

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歐陽修著有《六一詞話》，成爲我國第一部詩話體的詩論著作。這部著作倡導詩寫社會現實題材，反對逃避、脫離現實。這種倡導是歐公的功績，自然也是他的長處，應當肯定，且對於今天的詩創作尤多教益。不過，歐公於詩的“輕”、“重”上亦有不甚得法處，他的那則〈詩僧擱筆〉則爲一例：

國朝浮圖以詩名於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之。…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善爲詞章，俊逸之士也。因會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擱筆。

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之類，幾乎概括整個大自然界，這些都不能寫，可見所寫的只是

人類社會某一部份，詩便極其有限，諸僧擱筆是理所當然的事了。以此而論，〈被擠出風景的樹〉屬於山、水，當在被禁之例，“犯約”而不允許寫了。更其然者，這類以自然性景觀寫社會性意蘊的詩不能寫，那麼詩又寫什麼？怎樣寫呢？詩當然就只能重入輕出、直入直出、呆入呆出了。許洞一輩之“約”差矣！其實，中國歷史上不少高僧，雖深居山林寺廟，也並非避世遁世。他們寫山水自然的詩，只是把人間煙火掩藏起來，用心卻是涉世甚深的。諸僧之詩尚隱藏，姑且不論。諸僧擱筆亦非不能詩也，乃不屑於許洞輩之呆、直也。只說那些“山、水”一類詩本身，就蘊涵著整個社會人生，是大社會的象徵，且這種象徵是由有限而至於無限的。

尤可喜者，歐陽修並非到〈諸僧擱筆〉打住，他的梅聖俞詩集序便超越了，幾乎是爲蟲魚草木、風花雪月正名。他提出：“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結，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他這一步邁得好，恰好是我們所說的“重入輕出”之意。他說的“外見”、“內有”，即爲“出”和“入”。而“憂思感憤鬱結”以及“怨刺”，即社會現實意蘊之“重”，“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即自然物象之“輕”。只不過就梅聖俞的詩來說，由於歷史局限而出自無可奈何；非馬卻不同，乃自覺尊奉藝術創作規律而爲之。歐陽修的“詩窮而後工”，到

了非馬這裡，便是“重入輕出而後工”了。梅聖俞等古人詩有“不得不爲”，強調人生遭受各種不幸時爲詩，殆“不得已者”；然而，非馬不強調這一面，而是把對歷史、人事和人生痛苦的反思之“窮”，於詩中自覺“輕化”，由“不得已者”到“出之自然”、“不得不然”，以此孕育動人心魄的藝術魅力。

試想，像蔑視名利、權位征逐這類社會題材的詩，如果不是〈被擠出風景的樹〉這樣寫，不是以自然物象輕出，而是重出、直出，那就可能全無詩味了，就只能重返古之“詠嘆”調的“直搗”了。

就以社會現實涵義之抽象，蘊入山水自然景觀之具象，彼此不露痕跡地契合，入之以重，出之以輕。如非馬詩〈被擠出風景的樹〉一類詩的藝術創造，便是一種“重入輕出”的詩美藝術。這樣的詩，寫起來顯得隨意，讀起來顯得輕鬆，卻引人聯想，發人深思，耐人尋味。詩的深邃社會現實意蘊不是直說出來，要靠讀者悟出，且讀者之悟又各因其品性經歷不同而有各自的不同理解，因而擴展和豐富了詩的蘊涵。重入輕出、深入淺出，多義的不同悟出……詩的彈性和張力也就出來了。

社會現實意蘊的“重入輕出”，給非馬詩的現實品格賦予無限彈性和張力。

二、導引：人和自然全息

非馬詩的“重入輕出”之所以構成一種規律性的藝術創造，是因為它遵循著一個基本規律：宇宙全息規律。根據這個規律，人自然是全息的，社會和自然也是

全息的。

我們的祖先作《易》之時，便把自然宇宙和社會宇宙聯繫起來，合併研究。“日月爲易，像陰陽也。”◎《易》使中國文化系統化，而成爲中國文化之“根”。《易》從史前彩陶文繪之高度抽象受到啓發，玄之又玄，抽象又抽象出“__”（坤）、“—”（乾），以陰陽涵蓋一切，造出“太極圖”。建構成中國文化最初的象徵符號系統。詩的象徵，便是一種詩美符號。非馬的詩，常常以山水自然的物象，徵社會人事的心象，或者反之。這種融心象和物象於一體，作不露痕跡的契合，便是詩的象徵。象徵創造詩的意象藝術。非馬詩的意象藝術一個突出特點，不僅十分強調詩的社會現實意蘊，而且將社會現實之“心象”以自然物象出之，這正是詩的“重入輕出”的一種重要構成。前者爲“重”，後者“輕”。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論述到“人化的自然”，日月星辰、山水風雲，它們“作爲藝術的對象，都是人的意識的一部份，是人的精神的無機界”，已成爲“人的無機的身體”⑦。人和自然、人和宇宙是全息的。就某種意義上說，人即自然，自然即人。中國古代就有“人身乃一小天地也”的說法◎。因此，不可以像許洞那樣，把日月星辰、山水風雲，排斥在詩和人生社會之外。

當然，那種一味吟弄風花雪月，脫離現實，消極遁世的詩作是不足取的，也沒有多少藝術欣賞價值。但是，我們卻可以肯定地說，詩人非馬的那些乍看似在描摹“風花雪月”的詩，並沒有脫離社會現實；乃至恰恰相反，當

我們以象徵的視角，從“人化的自然”、人和自然全息的意義上，去品讀他的那些山水風雲小詩，或許就會發現，那裡面深蘊著一個心靈的大千世界，一個甚至緊緊切題現實生活的複雜社會和人生。

社會現實生活的題材，很可以“重入輕出”，或者“實入虛出”，“近入遠出”——社會現實題材自然出，已成爲非馬詩的藝術創造的一個規律，它同時又是人和自然全息、社會和自然全息這一根本規律的生動體現。且讀〈蓬鬆的午後〉：

輕手輕腳
怕驚動
樹下一隻松鼠
在啃嚼
早春鮮嫩的
陽光

卻仍引起
一聲告警的鳥叫

但它急急爬上樹梢
顯然不是為了驚恐
在它縱躍過的枝桠上
燦然迸出
春風得意的
綠

詩寫一種人和自然的諧協氛圍：人，“輕手輕腳”在小憩；樹下松鼠，啃嚼“早春鮮嫩的陽光”；鳥兒，“急急爬上樹梢”，是報告春的消息，燦然迸出“春風得意的綠”！大家各得其所。並不相煩干擾，而是展現出彼此自由自在的寬鬆天地。大家都在明媚的春天裡活躍起來，快活起來，一切都那樣地生機盎然。

這是寫自然界嗎？是。但同時

也在寫人和社會。這裡，人和鳥及松鼠全息出一種美好的心態，出一個活躍的、自由的空間。一種瞬間的感覺油然而生：美好的時光正悄悄來臨！一種心緒的閑適自得：遠離俗塵，摒棄名利、權位的競逐。於是，詩出一種至高的人生境界。這裡的種種自然景象，包括松鼠樹下啃嚼、鳥兒上樹燦鳴，都是對春光躍上枝頭的喜悅，令人覺得美好而感動。因為它們和人和社會息息相關，同屬一個廣袤的宇宙。自然界的栩栩生氣，正渲染著人類社會以及整個宇宙的和諧歡躍，絢麗輝煌！

外在，是它那淳樸自然之美；

內在，是它本身就是生命與生長的具體實現。

在蓬鬆的午後，你可以體會到，大自然本身就是活力充沛、飽含生機。進而可以了悟，生命不必貪婪攫取，大自然就在孕育、供養著我們。你可以超拔滔滔濁世，擺脫各種人為的拘縛與干擾，精神為之升華。

詩人的銳敏感覺，和對生命的熱情，及愛好天然的本色，比一般人更為深切。非馬從田園間和大自然，找回了人生真正的意義和樂趣。有人讀過這首詩之後，倍覺“天資曠逸，有神仙風緻”！

再讀〈孔雀開屏〉：

緩緩轉身
讓所有的眼睛
都有機會
去調整時間的焦距

她明明知道
光閃閃的歷史大鏡
不可能照過
更矜貴的皇后

這首依然是“社會性”題材，以自然物象展現。社會題材自然出，十分巧妙地隱含社會和自然全息規律。

〈孔雀開屏〉諷喻權貴們的貪婪。那些個人至上主義者，把自己看得太大、太美、太尊貴，以為可以佔領一切時空，吸納所有的讚美和擁護，很是可笑。即使作為“更矜貴的皇后”，也無法最終贏得“歷史大鏡”的光照！權貴們有“孔雀開屏”的天姿，也不能一手遮攬歷史。

讀非馬的詩，我們可以感覺到，人和自然是全息的。因而對他的詩創造的“重入輕出”藝術，覺得很自然、很習慣，每每地就把自然界當成人類社會來讀，讀起來有滋有味，覺得他的“別出心裁”，就恰好出在把人和社會融入自然，而且十分地諧契，全然是人不知、鬼不覺。這是有了人及人類社會和自然全息這一客觀規律作依據，遵循它，詩的“重入輕出”的藝術創造就能順乎自然了。

三、契合：具象和抽象邂逅

因此，構成詩的“重入輕出”，要以宇宙全息的規律作導引。但是，僅僅導引還不夠，還得“入”之得法，“出”之自然。就是說，社會事象、心象與自然物象的契合，必須不露痕跡，這是一個關鍵。解決這一關鍵問題，就得避免和克服種種“人為”動作，要使詩的社會抽象意蘊和自然具象作不期而遇的“邂逅”。是巧遇、巧合，而不顯“人工斧鑿”跡象，這就是大技巧了。

至於是以社會現實意蘊去遇合自然物象，還是受到自然物象感悟，而觸及對社會現實的觀照和

思索？具體進行時誰先誰後，得看當時的情境和時空狀況如何。有時興許積思已久，偶爾觸景生情；有時可能因景觸感，從而生出種種聯想、想像等，這些聯想、想像有過去的經驗，也有屬於未來的憧憬。“重”先“輕”後，或者“輕”先“重”後，都是可以的，我們不必去管它。

然而，二者的契合必須是“邂逅”，“重”和“輕”不期而遇。

（未完·待續）

注釋：

①《非馬集》第50、51頁，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4年12月版。

②同上。

③同上，第64頁。

④同上，第62頁。

⑤見〈非馬作品合評〉，同上，第76至82頁。

⑥見《說文》。

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62頁。

⑧見《莊子·田子方》。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同時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彼岸的文明與文明的彼岸——A Prose Poem

●劉耀中

新世界尚未到來，舊世界在向著未來奮進。迅速發展的趨勢像一個巨大的腫瘤緊緊附在人的身體，使人不能正常生活。迅變不會永無休止，當它終於放慢速度時，人們便可以看到未來的曙光。總體來說，汽車、電話、印刷品等物質生產數量的增長永遠不會超過人口增長的速度。從一個更加抽象的角度我們可以看到知識和科學的發展速度很快就要減慢。科學家發明了科學，整個人類的智慧不會在一個較短的歷史時期內——比如說二百年——有明顯的增長。未來的科學之巔也只能像現在一樣由極少數天才的科學家來攀登。當人口增長相對穩定時，科學家的數量也將是穩定的。我們現在已開始進入科技知識爆炸的減速階段。科學會繼續興旺，知識也會繼續發展，但它的對數性增長的全盛時期將會或者說已經結束，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

在社會的劇變中，新的文化（新的神話、新的現實生活）正在誕生，產生了以下的現象：

（一）新的工具、新的技術帶來新的觀念、思想和感情模式。比如，接受全日制學校教育的人數已飽和，但語言運用毫無提高，相反是在退化，閱讀能力在普遍下降。為什麼？應該說電視的出現與此有關，它使兒童、青少年在電視上花費了時間，並且使知識圖象化、簡單化，它在社會致力於普及教育的同時普及了平庸。這僅是一例。

（二）新的模式轉而產生其他模

式。農村貧民向新興城市的遷移促使城市犯罪率的提高，街頭犯罪率在成倍增長，愚蠢的暴力行為在成倍增長。當他們居住在較小的區域，人們彼此熟悉時，當局還可以對付這些問題，現在情況發生變化，警方已無能為力。過去幾十年中，科技、經濟和其他因素導致了都市化的發生、發展，曾一度使人擔憂，現在繼之而來的是暴力問題，幾乎可以說是產生了暴力狂熱。一方面半軍事化的警察機構在日益龐大，另一方面人們對暴力司空見慣，數目驚人的暴力電視片、功夫片吸引了無數電視觀眾，造成新的社會變態。

（三）人類風俗習慣一向是有規律地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演進，現在由於一系列無定向的陌生的劇變，使之陷入盲目。孩子已不在父母身邊居留，傳統的親緣集居方式已經消失。由於幾代人的血緣和家族觀念已被地理和心理上的隔膜所沖淡，家庭的觀念也已不再如過去。學校不再能抵禦社會上暴力行為的入侵，有時警察、法庭、監獄也束手無策。

（四）隨著對現代新科學技術依賴性的增長，現代社會的脆弱性也在增長。早期的人類固然虛弱，但憑著對自然母親的崇拜和敬畏，尚可知曉自身的定位，他們懂得是自然，是上帝創造了雷雨、閃電、洪水和四季；但是現代社會中，電力、計算機、電子通訊、衛星、醫院、飲用水……被掌握在一小部份人的手中，是一小部份人掌握著現代社會賴以生

存的機關和進程，社會的依賴性和互依性超過歷史上任何時期。只要稍加觸及，這複雜的社會可在瞬間毀滅。人類創造了現代社會，同時也創造了一個無形的可怕敵人，人類感到危險迫在眉睫，人們感到孤立無助，一種無可名狀的憂慮已滲入現代生活中。

（五）最後談談關於人的意識和無意識問題。在知識爆炸時期之前，年長的智識者通常是才智過人，知識淵博者，顯得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但知識的爆炸和隨之而產生的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徹底分離，使全才的大師已不復存在。因為人類開始認識到知識的無限性，任何科學家都只能在極有限的領域內獲得有限的知識，無法超越。儘管知識的進展使人對此有所認識，並能對已經開拓的新知識、新概念，就它們的範疇和有限的內容加以比較確切的闡述。然而即使是最偉大的科學家都清楚地認識到，人類在浩瀚的未知知識面前是何等渺小，時常因為無法獲得知識的全部而感到踟躕難進。他們的命運如同希臘神話中的國王西希法斯(Sisyphus)，而知識如同夜空墜落的隕星，人類永遠不能接近它，雖試著去捕捉，也只是一瞥其輝而已。

以往年老的知識份子因享有知識和智慧這一特殊財富而德高望重，現在變得沒有價值了——新的知識和最重要的知識不斷被青年人佔有。在商業和政務活動中，智慧沒有價值，只有教堂和大學裡還在為有聰明才智的人創造

特殊的活動場所。

生活永遠不能十全十美，人類只能精通知識的微斑，而個人遲早會在社會上失去作用。生命實際上是一個從無意義到無價值的運動過程。知識的增變影響著每個人的頭腦，改變著人生的經歷，也同樣地衝擊著人的意識。當知識變得渺茫時，舊日的智慧和意識即陷入無意識的境地，古代神話開始陷入無意識境地。無庸解釋，外界條件變了，人的信仰和內部經驗必定發生變化。

現實和意識都浮飄在無意識的海洋上，難以孤立地給它們下定義。但當現實和意識已經超越個人範疇時，無意識也將其內容通過集體投射而產生集體無意識（如希特勒現象）。

對上述的問題多數人都不會有自覺的反應，但在行為和生活方式上，這些問題都會有所觸及。不能干預兒子生活甚至不能贏得兒子尊重的父親會受到影響；被與自己兒子同齡的人頂替了工作的中年工程師更會受到直接影響。受過教育的人儘管不會理解超級大國的動態和國際金融制度為何不穩定，但知道兩者都是不祥之物，並會感到知識孕育了當代社會的複雜性，而這個複雜性卻正是這一代人進行交流的前提。

於是在某種意義上幾乎所有的人都在迴避生活，從許多方面都可以看到人們不再尊重價值，聽任主觀的感覺隨意飄游。精神、才智和理性在頹降，感覺、感情和靈魂在無限放縱，凡此種種都是因為人的大腦負擔過重，已不再感到有希望獲得成功或能繼續奮鬥。

有創見的艺术思想大師們從來都是人類精神變遷的記錄者和預言家。畢加索和愛因斯坦可以相

提並論，被稱作是我們時代的巨人。喬伊斯(Joyce)、葉慈(Yeats)、艾略特(Eliot)和卡繆(Camus)亦可與佛萊則①、弗洛伊德(Freud)、榮格(Jung)、海森堡②等量齊觀，都是時代的產物。從某種意義講希特勒也是時代的產物，不過他不是藝術家或發明家，他不過是釋放了那個時代幾百萬瘋狂的野獸，調集了他們的獸性，放縱了他們的咆哮！

弗洛伊德和榮格對人類進行了新的剖析，他們將傳統的知識架構賦予新的形態新的內容，對人類頭腦的功能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並把人類一向隱秘的無意識傾向提高到意識的高度來認識，從而提高了人類的意識水平，開擴了意識的視野，使之放射出燦爛的光輝。他們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對自身的認識，他們是真正的有創見的思想藝術家。

當社會上出現普遍精神頹降時，許多藝術家都未能倖免，他們也試圖逃避現實，聲稱不再作時代的創造者，其結果是早發性和永久性的自我毀滅，無論活著還是死後，都將默默無聞。但是那些有創見的大師們，絕不能被社會的表面現象所困惑、被眼前的事變所左右，他們能洞悉現象背後所含的意義，他們發現的新理論新知識徹底結束了表面現象和外觀印象對人類精神的統治，他們的影響和意義是極其深遠的。

我特別要指出的是愛因斯坦。他以他的“相對論”聞名於世，無疑它對其他領域內相對論的觀念的發展趨勢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例如印象派的繪畫和與此平行產生、發展的當代心理學和微觀物理學，都同時在衝擊著“現實的本質”。現代畫家筆下所表現的不再是不變的物體和景象，

而是畫家的主觀感受，它隨著光線、情緒和時間的一切變化而變化。莫內③在魯昂對天主教堂的實驗說明了這一點。在幾個星期內，他重複地畫著同一教堂的正面，在20至25幅作品中系列式地表現了畫家不斷變化的主觀印象。他告訴我們，藝術家和科學家一樣，他們的工作領域在改變著、擴展著。儘管還保留著一定的觀察事物的傳統方式，但已相去甚遠了。他們把基點轉向人類的主觀世界，探求它的真貌，盡可能地展示其瞬息萬變的運動。他們在嘗試、在驗證、在摒棄舊的模式，尋求新的規律。愛因斯坦說當記錄下進程中的每一細微末節時，你再也看不見以往人們心目中那個一成不變的世界了。當畫家在探索人的主觀與光線、時間的關係時，恰在探索一個難於想像的充滿細微差異的世界。希臘當代作家德華爾(Lawrence Durrell, 1912-)在談到他的巨作《亞歷山大四部曲》時說：“現代派文學已失去和諧，所以我轉向科學。我試圖根據相對論的思想，創作一部四維小說，三度空間，一度時間，用時間將空間統一。‘相對論’的主要內容是關於主觀和客觀的關係，我也試圖從主觀和客觀的不同角度來描寫人物和事件。”

前面講到，有創見的思想藝術家，不但要紀錄而且要預言。那麼，知識爆炸所產生的現實生活與存在主義思想，特別是“生活是荒謬”的思想有何聯繫？

顯而易見，知識的演進中不斷取代或修訂著舊知識、舊觀念，當這一演進加劇時，取代和修訂的過程也會加速。過去信仰主宰一切，它可以用來解釋一切；現在知識統御一切，它卻不能回答

所有的問題了。

事實上，知識和理性可以增強信仰的詩意境，卻否認它輕鬆的結論。古希臘哲學家德謨克里特認為物質由原子構成，這是對的；但他認為原子分為兩種，一種是粗糙的物質原子；另一種是光滑的靈魂原子，這就錯了。嚴格地說，人是由宇宙星塵產生，靈魂源於人體，精神與肉體密切相連，現在人類掌握了有關DNA的知識，可以在實驗室裡創造新的生命，但卻不能創造靈魂。

知識賦予我們以浮士德(Faustian)式的觀點看待世界和人在其中的地位。人可能會也可能不會為獲得某種享樂而出賣自己的靈魂，但無論如何，“希望和未來的渺茫，意味著人的實用價值觀念在增長。”（卡繆語）作家們十分擔心這種日益增長的實用主義。當事變的未來變得無關緊要時，事變本身就是一切；當勝利和失敗已無關緊要時，鬥爭就是一切——不是對於觀戰者，而是對於戰鬥者。難道不是嗎？知識，特別是現代科學知識展現了一個既無目的又無意義的世界，一切都注定要滅亡。這是一個沒有理性沒有預見的世界，隨機過程統治了人生各個層次。羅馬帝奧理略斯說：“萬物不是源於原子的偶然結合便是源於上帝。”現在問題不復存在，因為已不再有所謂“不是……就是……”了。

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說：“人是盲目奮鬥的產物。人的起源、成長、希望、恐懼、愛、信仰全是原子偶然結合的造物；烈火、英雄行為、偉大的思想和感情在人死後都不再有任何意義；人類的辛勤勞動、忠誠、靈感、智慧的光芒都將隨著

太陽系死亡而滅絕，人類成就的神廟將不可避免地埋葬在宇宙的廢墟中。上述一切，儘管尚有爭論，卻幾乎是毫無疑義的，以至沒有任何反對它的哲學可以與此抗衡。只有在這樣的真理中，在這堅實的絕望基礎上，方可建造人類靈魂安全的棲息之地。”

自意識產生以來，知識就一直在威脅著人類。人類的好奇心使自已喪失純真，但純真的喪失卻是人類進步的關鍵。潘多拉④的好奇心使她打開了寶盒，產生了無盡的煩惱，但她設法保全了希望；福蘭肯斯坦⑤創造發明了的怪物，卻永遠不能駕馭它，他感到絕望，甚至鋌而走險。

現在已經是不能倒退，也沒有希望。潘多拉的神話已變成一種無意識。而在我們意識中最有活力的神話是福蘭肯斯坦神話，他創造了荒誕兇險的怪物，而對自己的懲罰恰恰就是企圖和自己的創造物共存。諸神已經離去，人類思想已上升到令人暈眩的高度。只是為了尋找那個荒無人煙的境地，人類必須“在絕望的堅實基礎上建造靈魂的棲息之地。”

這一主題及其變奏曲正是許多作家創作的核心。卡山薩基不斷地重複著這一主題，他在《奧德賽》第十六卷中寫道：

親愛的心啊，你已結束了一生的辛勞、希望。

急風暴雨在你的深處平息，你變得如此安詳。

悲痛仍然深重如山，卻蘊出了泉湧般歡暢。

穿過他自由的心胸，蕩起純潔無瑕的微風；

他站在絕望和力量兩座山峰之巔，

腳踏著理性的邊界，

像一只無拘無束的鷹隼，起舞翩翩！

（未完，待續）

①佛萊則(Frazer, 1854-1941)英國人類學家、民俗學家和古典學者。他之所以在人類學家中享有崇高聲譽，是因為發表了《金枝》(1890)。這部著作的基本論點是，人類思想方式的一般發展過程是從巫術到宗教，最後發展為科學。

②海森堡(Heisenberg, 1901-1976)德國物理學家、哲學家 and 社會活動家，為創立量子力學做出貢獻，提出著名的“測不準原理”。獲193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金。被公認為二十世紀創新的思想家之一。1927年發表的“測不準原理”，闡明由量子力學解釋的理論局限性，某些成對的物理變量，例如位置和動量，永遠是互相影響的，雖然都可以測量，但是不可能同時得出精確值。“測不準原理”適用於一切宏觀和微觀現象，但它的有效性通常只限於微觀物理學。

③莫內(Monet, 1840-1926)印象主義繪畫運動的發起人，領導者和堅定不移的鼓吹者。莫內的創作目的主要是探索表現大自然的方法，記錄下瞬間的感覺印象和他所看到的充滿生命力和運動的東西。他把對象當作平面的色彩圖案來畫，而不注意其重量和體積。

④潘多拉Pandora，據希臘神話，她是地上的第一個女人。她有一個所謂潘多拉盒子，裡面裝有各種災難和禍患。後來她打開盒子，各種禍患飛向整個世界。一說只有希望留在裡面。

⑤福蘭肯斯坦Frankenstein著名電影怪物角色。這個由各部份肢體組成的人工製造的角色，最初出現於M·W·雪梨寫的《福蘭肯斯坦》一書中。在原書中福蘭肯斯坦是一個專攻秘術的瑞士學生，他造出了這個怪物，而最終卻被他所造的這個怪物殺死。但後來福蘭肯斯坦卻成了這個怪物的名字。



●大陸著名詩人雁翼文學作品研討會今年十月中旬在成都舉行，由四川省作家協會、重慶市文聯、重慶市作家協會、《星星》詩刊和《銀河系》詩刊聯合舉辦。四川人民出版社並編選印行雁翼的四卷本選集，包括詩選、小說散文選、電影和戲劇文學劇本選及詩論選等。

●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副會長張文驪女士於九月十三日特別在家中安排了一個別開生面的中秋晚會，藝文界人士與會者極眾，是今年中秋的一大盛事。

●華文網路刊物《橄欖樹》在北美面世經已數年，該刊主要由一批大陸旅美詩人作家組成，發表文學創作、批評、史料及翻譯等，體裁不限，詩、小說、散文、戲曲、影視均受歡迎。該刊網路及郵件地址如下：cpm@cmg.health.ufl.edu；Olive Tree P.O. Box 30894 Philadelphia, PA 19104, USA。

●比利時華文詩人章平，除寫詩外，也寫小說，長篇小說《冬之雪》於今年出版，以大陸移民在海外的生活作背景，與早年台灣同類型小說，既有相同亦有相異之處，值得一讀。

●台灣現代詩網路聯盟在國際網路上亮相後，發展迅速，現已與北美的《新語絲》、《橄欖樹》、《新大陸》等刊物聯網。網址：<http://show.nccu.edu.tw/~poem>。

●香港首屆“地下詩歌朗誦會”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在香港舉行，朗誦的詩作計有：貝嶺的〈放逐〉、夢如的〈六月雪落無聲〉、左安波的〈屍體〉、何燕茵的〈魚的呼吸〉及嚴力的〈一九九七〉等。

●《地球村的詩報告》希望詩人站起來保護地球，廣泛徵集台港澳與海外華人詩人關於環境保護的作品，截稿日期1997年10月30日。地址：430090中國武漢市漢南大道376號江天。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遠方、陳銘華、達文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0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郵費\$1.50，國外\$2.00。寄：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想收藏·請轉送他人